

中国网络文学的禅美学视野

杨林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禅与后文化背景下的网络文学有某种穿透时空障碍的精神呼应, 将中国古老的禅文化与网络技术时代的文学新变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和融贯, 不仅可以使老去的文化重焕青春, 也能帮助当代网络文学沉淀一种更深厚的文化底蕴。禅文化对网络文学的美学意义包括7个方面: “空船载月”的禅境审美、“境随心转”的定力修为、“黄花般若”的诗性本源、“直抉神髓”的禅机灵慧、“鸢飞鱼跃”的本体性游戏、“山水自见”的平常心、“以淡照腴”的虚飘风范。

关键词: 网络文学; 现代禅意; 美学视野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1-0112-07

在网络文学研究中引入中国禅文化资源, 可视
为对信息时代中国本土文化的再寻根。这有助于当
代网络文学的本体性美学建构。具体来说, 中国网
络文学的禅美学建构可包括下述7个方面。

一、以“空船载月”的禅境之美介入 网络文学的价值虚无空间

言语失禁与价值虚无是当今网络文学对都市生
存境况的折射。文化转型期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多元
冲突所导致的躁动不安、信息膨胀与价值缺失的相
伴而行, 这些都在自由开放的网络作品中反映出来:

我独自在阳光和阴影的街上踽踽而行。我穿过
了大街小巷, 走不到我想去的终点。我回忆往事, 往
事也把我慢慢浇灌。我看见鸽子在城市的上空徘徊,
听见长笛的呜咽荡气回肠。我们互相成为过客,
互相成为曾经喧嚣一时又漠然而去的过客! 我们付
出着索取着热闹了一场终究还是一无所有。只是青
春挥霍一空, 生命过早衰竭, 爱情日渐荒芜。(邢育
森:《活得象个人样》)^①

虚无体验之于文艺, 是传统价值文化膨胀的一
个“现代性”结局。而且现代生活愈是多元化, 价值
执着就愈是相互抵消, 这就是现代文艺虚无主义所
反映的实际情形。在当代文艺中, 虚无主义堪称是
一种“历史性”的运动, 不经由“虚无主义”的洗礼, 就
无法走进当代文艺。

虚无的正面评价或负面批评可以有不同标准,
而其中最根本最有意义的标准是看其本体境界的有
与无。有本体境界的虚无是美, 没有本体境界的虚
无是非美。前者是人类精神中不可遏止的形而上的
诉求和“完美的假定”, 后者是致命的空虚与绝对的
沦丧。有无积极的本体性“虚无”体验是衡量现代文
艺内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

中国传统禅文化以色空不异之理感悟宇宙人
生, 当属积极的本体性虚无体验。这种中国式的“存
在即虚无”对于中国当代文艺本体的重构具有重要
意义。禅者以大彻大悟的心态“高高山上坐, 深深海
底行”^②(卷十四), 有一种现代人所无的自足自许感。
这种古朴的禅悦体验, 与后现代的荒诞游戏相去甚
远。但是, 当代文艺虚无主义从积极的方面看已然
蕴涵禅机。现代人对荒谬、冲突、焦虑的体验多到令
人麻木的地步, 亚里士多德与弗洛伊德式的宣泄虽
然不足以“净化”现代人, 但某些现代文艺毕竟在以
“倒垃圾”的方式让人暂时变得轻松一些, 轻松之后
的空灵体验偶尔也会呼之欲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
学阅读体验的区别大约就是读后有一种了无所得的
轻松。如今的网络文学中有些内容(如《大话西游》
《悟空传》之类)就已经有意无意地撞入了禅趣的园
地。尽管后现代文化有解构本体的预谋, 但这种预
谋对于禅的无所在的“在”、无所有的“有”、无所是
的“是”不具有太大的挑战性。在禅者看来, “空”本身

也是空,不必太在意。由于禅解构一切而又不丧失其空性本体,因而后现代对禅的解构自然就无从下手。而反过来看,禅文化对当代文化的渗透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当代文艺需要让人气闲心定的本体依托,禅空本体也为现代人提供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极为自由的价值任选空间。

打开文学网站,穿行于链接通道一路浏览下来,发现那些“准禅意”的文字还不在少数,但与禅空境界一比,其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网络写手所体验的“空境”都是真实的象征性瞬间:

在现实的人群中,他的视线穿越过城市在楼群间的狭长天空。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安妮宝贝:《告别薇安》)

在深夜的聊天里,他对着一个显示器,听到自己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孤独的声音。就好象血液在脉管里翻涌。她的语言一句句的出现。一句句地消失。随时都是末日。(安妮宝贝:《告别薇安》)

网络文字是没有严格把关人的自由表达和尽情宣泄,但也不乏严肃体验的文字,只是这种深度体验的结果难免显得有如坠深渊的沉重,于是文字的自由挥洒便无法逃离同样的失重失禁失语状态,无休止的输入势必导致“一句句的出现,一句句地消失”的“末日”般的自我解构。这种解构谈不上兴高采烈心满意足,远离本体的后文学没有禅的那种自许自足感。这正是两种不同的“蹈空境界”的差异。惟有一点共同:一样的平静空旷。但那是不一样的快乐。

边走边唱的爱情是孤单的,也是快乐的。

心里没有希望,于是也无所谓失望。

只是无边的空旷和寂静。^[5](安妮宝贝:《边走边唱》)

在无所寄寓的价值空洞中,爱的价值同样被吸附进去而不知所终,于是有人问:

为什么在爱的时候,心里也是孤独的。(安妮宝贝:《七年》)

于是读者看到:

他把嘴唇压在她的眼皮上,吸吮到温暖的眼泪。她轻声地说,好象什么也没有。

他说,是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会没有。

他们是黑暗中两只孤独的野兽,彼此吞噬寻求着逃避。(安妮宝贝:《七年》)

爱是永远的痛,而在后文化语境中,爱痛相抵等于“什么都没有”。固然有种刻骨铭心的伤情在导向审美的空境,但这种空境隐含着某种无可奈何的人

生悲凉,有强烈的否定性色彩,仿佛要在情感与世界的荒野里让肉体放纵,让精神毁灭。除了灵魂隐秘处似乎还有点聊以自慰的东西外,我们几乎无处寻觅“存在”本身的价值。但是禅会说,虽然“万法归空”,却也“日日是好日”,没有强烈的爱恨悲欢毁誉,世界也仍是“林间鸟噪,水底鱼行”,禅者的心态,充满发白本体的笑意。而网络写手只是无可奈何地说:

任何东西都可被替代。爱情,往事,记忆,失望,时间.....都可以被替代。但是你不能无力自拔。(安妮宝贝:《彼岸花》)

在如此多的无可奈何面前,凭什么能不无力自拔?

但是,新一代人确实又在寻觅一种心境,一种能在解构一切的语境中仍然能支撑生活的空灵之境,一种自我肯定而不是无限消解的美感。中国禅文化中的“禅意”以空灵为本体性支撑,“空”本身就包含着“无所不有”的意思。空不仅具足一切,而且有审美意趣,“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11](卷五)}以空为美是东方文化的特色。禅的空性本体可从不同方面介入当代中国网络文学的心性建设:无聊空虚可升华为对空灵之美的体验、价值迷失可置换为对色空镜像的审美、旋起旋灭与变化无常可启示出对变化中不变之义的把握、躁动不安的精神瘾症可转变为动中求静的定力修为。通过这种本体性填充与置换,网络文学便别具一种审美意义。

二、以“境随心转”的定力修为 干预网络文学中“心的迷失”

禅说“即心是佛”,因为“心量广大”“能含万物色象”。文学呈现的是意象,意象也是心像,万物都在人的心像中,这就是“心量广大”之意。只有心量广大才能“境随心转”,才有自己做主的定力。过度喧闹的网上世界可能物极必反,促使人们收敛心气,自观心像。

以前我认为快乐来自和真朋友的共聚,来自美好的音乐和油画,来自一个个美丽的故事,自我的快乐有许许多多的来路。

我现在知道错了,快乐只来自一个地方,就是自己的心里。心态祥和了,感受到幸福了,自然快乐。(freedomfores:《不敢与您同醉》)

网上知名写手痞子蔡曾感叹:“心若随境转,日子难过矣。境若随心转,则无入而不自得。”(痞子蔡《心境》)这正是在当代语境下对禅定智慧的呼唤。在光怪陆离的多元主义时代,作家要有“境随心转”的定力,“千万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1](卷四)]。用网上写手的话说就是“带自己回家”:

城市森林里飘荡着消费与欲望的气息,时尚潮流令人眼花缭乱,要保持一份安然,离家在外的人尤其必须将自得其乐发扬光大,才能掩盖住心里不时窜出的酸酸感觉——是寂寞还是乡愁?……当然,不管到了哪里,遇到了谁,都要记得自己带自己回家。(低飞的翅膀:《自己带自己回家》)

在现代生活中,于人迹物象的喧闹里看取自心就是定力,用下面这首禅诗描述现代人的禅定也许最为合适:“声色头上睡眠,虎狼群里安禅,荆棘林内翻身,雪刃丛中游戏。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3](卷十六)]禅定之境要在相中取、在闹中取,这也是禅的妙谛。于动中见静,方显出静的功力。现代世界是被物化的世界,人只能在被物化的心灵中找回心灵,只能在游戏与遗忘的世界中重新追忆,所以既要“对境心不起”,也要“对境心数起”,但最终还得拾起这落地的心灵。作家冷静地观察世界,在心底里放却一些得失之心,也是“境随心转”的自由境界。

三、开掘网络文学诗意的禅性本体之源

禅机所悟,其妙谛在色空之间,色空无异,于是便来以色喻空、以诗说禅。所谓“禅意”也就是通过瞬间具象来感悟永恒本体。禅的“诗说”是以审美的形式来言说的禅理妙觉,在中国唐宋以后,不止是诗契禅理,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沉积了禅的精神。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一切艺术的本质就是诗”^[2]。如果说理解中国诗词离不开禅意体验,而没有诗性审美难以理解中国的书画、园林、小说等艺术门类的话,那么禅意体验也就是揭开中国本土文艺之谜的一把钥匙,引入禅的精神可以说是当代网络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文学的虚飘意象放在网络虚拟空间中雾化后,其诗意必是虚上加虚,被简化提炼得比传统严肃文学更飘逸、更轻灵,当然也可能更随意:

她记得他的手抚摩在她的皮肤上的温情。他的

亲吻像鸟群在天空掠过。(安妮宝贝:《彼岸花》)

那时我瘦得象一张相片,在屋子里飘来飘去。(心乱:《今天可能有爱情》)

诗意被生活化为新生代俗常的言说方式之后,极易导致本体的缺损。禅是诗意的本体之根,没有“潭影空人心”的本体境界,诗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而枯竭,这正是当今网络文学垃圾成堆的要害所在。此外,回归和重构自然的绿色环境也是网文诗意的灵性之源。网络文学是机器文学,缺少“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和“向异类中行”的山林苔藓之气。因此网络文学如果能更多地将题材引向“林间鸟叫,碧涧鱼跳”的自然景观,并借助于虚拟技术将人的物质贪欲更多地导向视听想象的虚拟满足,是再好不过的了。

一直梦想,能有这么一段日子。

风起的时候,能独自悠闲地在林间走走。

我想,那片林子应该离家不太远,它一直静静的隐没在群山之间,是那种只要用心就能找到的地方。那的风景是说不出的清晰和美丽,像是刚刚被一阵不大不小的春雨,才洗了个干净。一切都是这样的清新,迷人。甚至,你能很快的辨别出每一朵花和每一棵青草的味道。

……

(枫丹子:《我有一个梦》)

网上是一个热闹张扬的所在,但是高蹈的禅意与林下清风也未必不能光顾此地。在人们的绿色意识日渐觉醒的今天,催裂有机生命的智巧魔网也会星星点点地透出更多的绿意诗情。这正是当代诗性文化得以延续和再生的希望之所在。

四、“直抉神髓”的禅机灵慧与网络语言的艺术张力

禅于生活中处处有电光石火般的顿悟,而顿悟的前提就是对常规思维的拆解,也就是“胡说”。“敲空作响,击木无声”^[3]、“张公吃酒李公醉”^[4]是“胡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1](卷二)]也是“胡说”。“胡说”就是要打破你的逻辑思维习惯,参得你花不红柳不绿山穷水尽,方能灵机顿开,打骨出髓。

网络文字也是最具张力的文字,为了唤起读者已经麻木的感受力,常常会有出其不意的用句与安排来吸引你的注意,唐突而又颇具意味,几近禅的

“胡说”：

她和几个同学要去九寨沟，非常兴奋，她的兴奋和我的凄凉形成一个很大的瀑布。（那么蓝：《我的女友、别人的妻子以及普林斯顿》）

我也不知不觉地流下了欣慰的口水。（蔡智恒：《第一次亲密接触》）

冷。在一种方向里。雨作为成本，开始升级，想起一场芭蕾舞，裸露与旋转契合，阳光走开了，因为结实的肌肉的软化，有事物在窃笑着，如躲入鞋子的脚趾——循望。一个疮疤的顶端，看见梅的翻滚。这夜呢喃的雨，打落…（贫莲：《影子》）

网络在不停地颠覆和生造语言，以刺激人们感觉的兴奋灶和频繁点击的兴趣，使语言的艺术张力近乎崩裂，无意中也会冒出些许“禅机”的火花。禅机既是“杀人刀”（拆解常规思维）又是“活人剑”（闪现悟道灵机），所谓“一言截断千江口，万仞峰前始得玄”^[5]。语言的颠覆可以把人逼上绝路，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方能死里得生，灵光频现。

禅机妙慧与网络文字的审美智慧是可以暗通的，例如在禅公案中莫名其妙地竖起一指（一指禅）以及出人意外的玄机妙语，可使人联想到网文中的“马赛克”或唐突而有趣的字句（如“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走路就是修路”）；禅的“桶底脱落”般痛快地否定和解构，有如网文中前后文的自我解构和情感的自由挥洒；而尽量少说和不说的禅的风格，又可类比于打字速度与思维的时差所造成的网上省略和简略，等等。然而，网文的机智虽也“直抉神髓”，但由于本体的缺席，可能只宣称之为“小聪明”。禅以无心为心，也在做解构游戏，但它毕竟在以空的本体收拾心情，空就是它的信仰、它的宇宙人生境界、它的敢发“四弘誓愿”力量之源。而后文化的智巧是无根的，甚至不能与“青蛙跳水”“桶底脱落”的禅机慧心相提并论。网络智巧与当代禅悟仅一步之差，这差距就是空灵本体的有与无。

五、游戏心态的本体建构

“鸢飞鱼跃”的生命勃动与“日日是好日”^[6]的敞亮心态造就了禅者的生活情趣。现代人对趣味和游戏的偏好是对紧张枯燥生活的补偿，游戏的智慧也是心性的解放。网络文学的调侃打趣是对社会诸多束缚与挤压的暂时解脱。一笑了之，高兴就好。

要不是看在我打不过你的份上，你早就血溅五

步了。

（蔡智恒：《第一次亲密接触》）

蔡智恒设计的逻辑圈套名为“前提不成立的假设”，一种抖包袱的技巧：

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

我有一千万吗？没有。

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

（蔡智恒：《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是一种有趣的调侃，十足“后人类”的智巧游戏。

无论是古典的爱情观还是经典的审美观，都成为“后人类”的解构对象，这常常成为网络文学的“趣”之所在：

在秋天的街道上邂逅的男子一定要带副眼镜，要有斯文的书卷味，手里要抱着一本诗集，最好要踩着满地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然后嘴里轻轻吟着雪莱或叶慈的诗，再深情地告诉女主角她比诗还美。

但是作者告诉你：

踏着满地秋天落叶的男子可能会踩到狗屎，因为落叶堆内狗屎多。

（蔡智恒：《第一次亲密接触》）

网上也是一个自由宣泄的场所，无意识底层的积压爆发出来，要一吐为快，难免有德山宣鉴禅师呵佛骂祖般的粗鲁，同时，生活中少见的兴奋与激情也在网上游戏中被反复演练。其中最强烈的兴奋点莫过于“爱”与“欲”。这种“临去秋波”的风流游戏，对于士大夫化了的禅者来说也是有的，不同的是，禅者以出世的心态入世，把情爱当做般若妙悟的机缘，对欲望“不沾不脱”，游戏人间而又“过水无痕”。而现代人由于神圣感的消隐而无所敬畏，爱情向肉欲退归，心园迷失而致花木无本，故言“至爱”而无涉久远，道“真爱”而不必深长。

在“后”观念中，对“没有爱情”的强烈而严肃的否定性色彩消失了，至少是在情感和情绪的表面消失了，人们体验到游戏性的欢快和无所谓：

爱情是蜡烛，给你光明，风儿一吹就熄灭。

爱情是飞鸟，装点风景，天气一变就飞走。

爱情是鲜花，新鲜动人，过了五月就枯萎。

爱情是彩虹，多么缤纷绚丽，那是瞬间的骗局，太阳一晒就蒸发。

（手足无措：《经济的话剧和话剧的经济》）

然而在爱情中的游戏与游戏中的爱情之间，新生代可能更钟情于后者，它可以更好地平衡当下的

快乐与隐秘处的感动,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痞子蔡《大话西游》中的一段:

(突然紫霞拔出宝剑抵在至尊宝的咽喉上。)画外音: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地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过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紫霞: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至尊宝: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这段让无数少男少女感动的“大话”是从游戏性的谎言切入的,“好玩”满足了轻松的诉求,不必有沉重的感情负担,为此甚至可以无视它的虚假前提。在后语境中,“技巧”比什么都重要,真诚异变为一种技巧,“赢得爱情”也是一种技巧。但它最终还是感动了我们——这就是“游戏中的爱情”。

另有一种情爱游戏就是,剥了“刻骨铭心”的衣裳,直接让赤裸裸的欲望披上云雨的羞布和诗意的外套:

你用喘息宣称,我们的肉体在战斗,在寻觅,我们的灵魂却正升上壮丽坦白的天空……我想说得更多,但是只有这些,循环往复,再循环往复,这个事实助长我无穷无尽的纠缠和兽性,却带给你无边无际的勇猛和容纳。

(心乱:《今天可能有爱情》)

这种“欢快的战斗”没有虚幻的光环,远离价值和意义体验,天空中是真正什么都没有的虚无。同为游戏性解构,网上游戏是无休止地反复消解价值,什么也不剩下,而禅者则有一“空空如也”的美妙境界。

六、网络时代的平常心

平常心的原意是无是非善恶取舍、无凡无圣的心态。青原惟信禅师用“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来形容这种平常心,使高高在上的佛国境界有了俗常的人间情味。人间化、平民化的南方禅敢于视求佛为失佛,视求道为失道,在佛教中无异于一场革

命,并在世俗人间异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活艺术”。

网上文学消解了传统的文学精英意识,也没有什么规矩的束缚,性之所之,无端而来,无端而去,这一点显然是无需合谋而自近禅趣的。具体来说可概括为:网上文学有平平常常的主题——琐碎的生活片段替代了宏大叙事,“蒲华柳絮”“拈柴择菜”均是“文学”均有“禅意”;有平平常常的作者——网络文化造就了一大批无凡无圣的民间作者,体现的是“众生平等”,正所谓“哪个台无月,谁家树不春”^[11](卷十三)有平平常常的作品——见山只是山,无惊天泣鬼的磅礴,直呈生活就是好作品。有闲散随心的平平常常的创作心态——不把创作当回事,进入状态随手来,进不了状态就玩游戏或干点别的。文字敲上去就是发表,并且随时可以消掉;有平平常常的情感——网上作者制造情感风波,笔下没完没了,心中永远无事,不像传统作家那般执着、那般发白心底的冲动。以平常的心态应对让人心乱的生存境况,这既是对情感和价值冲突的反思、旁观和嘲讽,也是对冷漠的拒绝。冷漠是心死,平常心才能让人好好活:

有时候也出去走走。看看以前的学校,街道,小巷……这个城市的确俗气而狭小。很多人有一张被富足狭隘生活麻木的脸。如果要在继续生活下去,心里要非常平淡才可以。(安妮宝贝:《彼岸花》)

看着鱼缸里的热带鱼,没有表情地游来游去。它们有健康而强壮的心,不需要爱情,亦从不流泪。它们始终是我的榜样。(安妮宝贝:《彼岸花》)

所谓“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绝非平常心的本义,禅对情感的态度如水中之盐、花中之蜜,清淡而有真味。于天地神人的高妙境界上来说,那是大化之情;于寻常百姓的家事伦常来讲,又如那“相送当门有修竹,为君叶叶起清风”般的素朴亲切。平常心是情感富矿之静蓄,有如苏东坡的“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其“大江东去”的豪情亦蕴藏其中。现代人情感态度的禅意共鸣在网上写手的作品中也依稀可辨:

两个相恋已久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工作单位天各一方,似乎一生相伴已不可能。二人决定分手,把时间定在了男生上火车离开的那一刻。

站台上一对悲伤的恋人依依惜别,互道珍重一

生,男生上火车后和女友隔着车窗默默对视。女孩子手紧紧按在车窗前,眼睛一眨不眨的,似乎要努力把这一刻的恋人永记于心。她有这个资格,这一刻他们还是一对恋人,火车还没有开。

开车的时候,女孩子哭着跟着火车跑,一直看着她分手的恋人,一直在叫他的名字,一直到追不上他。

我想他们的感情一定是非常纯洁的,非常真挚的。我替他们久久惋惜。

只要其中一个人,为这段恋情牺牲一点点,也许就可以在一起了吧?

我一直想知道那个女孩子隔着车窗望着她的恋人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其实就算在一起,也不见得就一定幸福。夫妻之间柴米油盐的事情多过谈情说爱。相遇时山盟海誓,转眼就离婚的也不是少数。童话里公主和王子的故事不也到结婚了完了么,再讲下去就不叫童话了。

其实应该为他们高兴,因为这对离人永远的记忆里,有一段完美的恋情。相依相伴到最爱时分手,这是一段多么刻骨铭心、毫无缺憾的爱恋啊。

他们两个一定在永远的现在和将来,用深情的心穿越时空对望,把青春的思念寄给云、寄给风、寄给曾经的爱人。而我却清楚看到,那个女孩子的双眸里,仍泛着当年隔窗相视的泪光。

(freedomforest:《昨夜秋雨入梦》)

童话止于婚的情感彻悟让人联想到《庄子·大宗师》中说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最美好的情感总在距离之外,在铭记与淡远之间。平常心是人类情感史的从容沉淀,它的对立面不是悲喜不是激情,而是因爱成仇、乐极生悲。

情感的平常心有时候也是对人类痛感的缓解和忍受力的考验。网上写手虽大多阅世不深,但受侠文化的影响不浅,喜欢那种独步江湖式的不动声色。这在男性写手的写作风格中尤其明显。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的对白成为风靡一时的经典范式:

我以前听人说如果刀快的话,血从伤口喷出来的时候象风声一样,很好听,想不到第一次听到的是我自己流出来的血。

如此惊心动魄的话讲出来大气不喘、眉眼不皱,这大概就是新人类所钟爱的“酷”吧。而究其实,这

种“酷”却好像并不是新人类这个年龄和这种时尚所能承载的。最好的解释可能就是:它是人类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沧桑感的表征,所以这种平常心不仅属于成年人,也属于现代人。

有时候,我们只能说平常心是一种看现代的人和事的眼光,平常心在许多人那里,或许是一种无需禅悟的自然心态(自然的禅悟),又或许是一种无奈、一种淡漠、甚至是一种无情。网上文字所衍射的种种心态同样也是如此的形形色色。但在问号成堆的文化境遇里,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走到了平常心的边缘,在那里坐落着一幢古老而明亮的智慧之居。

七、推进以简驭繁、以淡照映的网络文风

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喜欢作品“淡入淡出”的禅道风范。韵味的淡远、意境的妙成,是后期中国文艺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和审美理想。

在中国当代通俗文艺中,由港台刮到大陆的武侠言情风的影响不可小窥。就其风格而言,金庸小说中侠士身手忽隐忽现的飘逸,古龙作品训诫般的简短语句和梦呓般的独白风格,琼瑶小说中婉约轻盈虚蹈的浪漫故事,都在大众阅读层面上使中国禅道虚飘淡远的审美传统得以延续和再现。大部分网络作者是在熟读金庸、古龙、琼瑶作品中长大的一代人,自然也明显地烙上了这类文学风格的痕迹。无论是侠味剑气的都市化移植,还是情味飘风的嗲声模仿,都能从中辨认出这种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这种风格中潜藏着一种可贵的“中国神韵”,那就是它的简淡飘逸的诗性特质。这大概也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命运中的一大幸事。简淡之风深隐于文字的内在意蕴中,丰厚的文化家底几乎被雾化为透明状的东西,对此我们可能会犯“一刀切”的毛病,一概对网络文学以“没文化”论处,但细细看来,其中也不乏有神韵的作品,尽管从总体上看还是垃圾太多。

简淡风格最明晰的网上表现还是行文的高频分行和语句的简捷,比如:

约会过 10 个男人。无疾而终。

卖力地写作。写了 40 万个字,卖掉 30 万个字。

吃掉镇静剂 3 瓶。

(安妮宝贝:《彼岸花》)

手起,剑落,血出,人亡!

(轻舟扬帆:《我们走过江湖》)

语句的高频推进与用词的简洁当然跟键盘输入和读屏的技术性因素有关,这也可以说是由技术造就的禅机。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信息无限膨胀的网上世界,在一个文学网站日增亿言的文字泛滥之邦,我们会日益偏重于把注意力放在更稀少的东西上,“繁”的世界需要“简”的把握与“淡”的应对。

禅文化以“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为宗旨,以“瞬间永恒”的境界来重构时间,以平常心来虚怀容纳,可以说是中国人精神中的一种近乎“透明”的、最具张力的东西。也许,这种文化要比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更能“了群动”“纳万境”,更能应对“当代性”和“世界性”的叩问。依笔者所见,网络文学的禅美学

建构这项工作是值得学界来关注的。

注释:

① 本文所摘录引用的网络作品均来自 <http://www.sina.com.cn/> 和 <http://rongshu.com> 网站。

参考文献:

- [1] 普济.五灯会元[M].
- [2]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 [3] 文益.文益语录(卷中)[M].
- [4] 文偃.云门广录(卷中)[M].
- [5] 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三)[M].
- [6] 朱顶.续传灯录(卷三十三)[M].

On aesthetic value of Chan ideology in internet literature

YANG 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ual integration of Chan ideology with post-cultural internet literature, by breaking down temporal and spatial barriers and focusing on the comparison and fus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han ideology and new internet literature in the same cultural background, not only helps the rebirth of an old culture but contributes to a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rnet culture.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Chan ideology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aesthetic beauty of Chan like a spaceship cabin illuminated by moonlight, the profound insight aroused from the innermost world, poetic attraction like blooming golden daffodils, spiritual wisdom reflected from the innermost mind, natural peace like unchanging mountains and lakes, and amazing wonder of beauty of plumpness without any exaggeration.

Key words: internet literature; modern Chan ideology; aesthetic value